

查慎行举进士考

晏雪莲

清代特赐举人、进士，属于殊礼。《清史稿·选举志》云：“有清重科目，不容幸获。惟恩遇大臣，嘉惠儒臣耆年，边方士子，不惜逾格。”由于某些史料记载失误，关于查慎行是举进士还是特赐进士出现不同说法：《查慎行年谱》、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等大量史料称其为举进士；《国朝耆献类徵》中所辑的“国史馆本传”、《清史列传》等官方史书却称其为特赐进士。笔者就现存史料作了一番梳理，发现查慎行举进士之说更为合理。

一、文献记载考述

现存第一手文献资料，清楚记载了查慎行举进士的过程。首先，查慎行自己著述记载就有说明。查氏《人海记》自序：“余自甲子夏北游太学，又九年，举京兆秋试，又十年，唱第南宫。”^①只字未提特赐之事，“唱第南宫”已明确点明他是通过正常考试而登进士第的。

查阅其他文献，也能证实查慎行自述的可靠性。《康熙癸未科会试朱卷·易五房会试同门朱卷姓氏》载：“查慎行，字悔徐，号查田，行一，庚寅年五月初七日生，杭州府钱塘县监生，海宁县人。习《诗经》，癸酉顺天乡试第二十名。癸未科会试第五十八名，殿试二甲第二名。钦授翰林院庶吉士。”清楚地记载了查慎行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的过程及名次。《康熙癸未科会试朱卷》还载录了查慎行的三篇文章：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》、《子曰禹吾无间然矣》、《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而》，总批为“气度恬雅、意味醇厚、二三场典雅高卓，尤为通场所无”，名列“中式第五十八名”^②。可知查慎行确是通过正常科举而中进士第。

康熙癸未科确实存在特赐进士的情况。《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三代进士履历》载：“钦赐进士三位：汪灝，何焯、蒋庭锡。”^③《清实录》载“举人汪灝、何

①查慎行：《人海记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9 年，第 1 页。

②《康熙癸未科会试朱卷》卷一，康熙刻本，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。

③《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三代进士履历》3b，国家图书馆抄本。

焯、蒋庭锡学问优长，今科未得中式，著授为进士，一体殿试。”^①可与相互印证。此处记载并未提及查慎行。

又，陈敬璋《查他山先生年谱》也清晰记载了查慎行会试和殿试的过程：“三月，捷南宫。座主为相国孝感熊公赐履、大宗伯许公汝霖。夏四月，殿廷对策，成进士，先生名在二甲第二。”陈敬璋是查慎行的外曾孙，“其母查氏系慎行弟之孙女，夙通书史，熟谙家世旧闻”^②，故《年谱》可信度很高。沈廷芳为查慎行弥甥，受查慎行教诲十馀载，“闻见颇悉”^③，“诗学本查慎行”^④，方苞、全祖望为查慎行撰写墓志铭、墓表皆应其邀请，其《翰林院编修查先生慎行行状》言：“召入南书房，恩遇特重，明年成进士。”^⑤当为实录。

此外，绝大多数现存史料都载查为举进士，如《查慎行编修小传》、《清儒学案小识》、《文献徵存录》、《翰林院编修查君墓志铭》、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·周易玩辞集解》、《国朝诗人徵略》、《新世说》、《清诗纪事初编》、《南雷学案》等。

二、“特赐进士”论讹传过程考

现存文献中较早称查慎行为特赐进士的是全祖望的《翰林院查先生墓表》和“国史馆本传”。《墓表》云：“自先生未通籍，诗名闻于禁中，顾垂老不第，康熙壬午，圣祖东巡于泽州，陈公荐驿，召至行在赋诗，随入京，诏直南书房。明年，特赐进士出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授编修。”^⑥“本传”载：“自其未通籍即名闻于禁中，四十一年，圣祖东巡狩，以大学士陈廷敬荐驿，召至行在赋诗，诏随入都，直南书房。明年，特赐进士出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授编修。”^⑦二者叙述大体相似，当出同一版本。由于雍正朝国史馆建置不完善，当时修史活动的具体情况难以考知，故难以断定二者孰先孰后。

查慎行举进士过程确实存在非常之处：先有召试、入直南书房之殊荣，考试前已获得皇帝垂青，故容易引起误解。其《请假亲奏帖》言：“臣一介寒微，遭逢圣祖，由举人召赴内廷，赐进士出身，钦点翰林院庶吉士，特免教席，改授编修。”^⑧虽然此处“赐进士出身”是指其在殿试中式二甲，但由于紧接“圣祖由举人召赴内廷”之叙述，很容易让人误会成“特赐进士”。全祖望于康熙四十四

①《清实录·圣祖仁皇帝实录》（三）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47页。

②陈敬璋：《查慎行年谱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26、4页。

③陈敬璋：《查慎行年谱》，第46页。

④赵尔巽等：《清史稿》卷二百七十二《沈廷芳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13373页。

⑤钱仪吉编：《清碑传合集》卷四七，第一册，上海书店，1998年，第611页。

⑥李桓辑：《国朝耆献类徵》卷一二二，广陵书社，2007年，第4541页。

⑦李桓辑：《国朝耆献类徵》卷一百二十二，第4540页。

⑧查慎行：《查初白文集》，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藏缩微胶卷。

年生于浙江鄞县，少查慎行五十五岁，与查交游甚少，只是在其十六岁乡试至行省时曾以古文谒查^①，对查生平并不太了解，故而有可能因大意而误载。国史馆以纂修功业政绩卓著大臣的列传为主要任务，查仅为词臣，非重点对象。

后来文献的误载，大体延续了全祖望或“国史馆本传”的错误。如，《清史列传》^②、徐世昌《清儒学案小传》^③、蔡冠洛所编《清代七百名人传·查慎行传》^④。

《清史稿》记载此事方式别具一格。《清史稿》史料主要来源于国史馆所编的各朝史料，故其承续“国史馆本传”错误的可能性也极大。其《查慎行传》曰：“性喜作诗，游览所至，辄有吟咏，名闻禁中。康熙三十二年，举乡试。其后圣祖东巡，以大学士陈廷敬荐，诏诣行在赋诗。又诏随入都，直南书房。寻赐进士出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”^⑤与《本传》言语相似，不同的是改“特赐进士出身”为“寻赐进士出身”。严格说来，“赐进士出身”之说是符合实情的。在科举制度中，一甲赐进士及第，二甲赐进士出身，三甲赐同进士出身，查为二甲二名，此言甚确。然考《清史稿》，其列传言“赐进士”者凡八人，皆为特赐进士；举进士第者皆言“进士”；而称“赐进士出身”者只此一例。抑或《清史稿》已意识到国史馆本传之谬误，故用此折中说法。

以上是现存史料中误载查慎行特赐进士的情况，从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沿袭过程，亦可由此进一步证明查慎行非特赐进士。

作者单位：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

①陈祖武选：《乾嘉名儒年谱·全谢山先生年谱》第四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22页。

②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一《文苑传》，第十八册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5810、5811页。

③徐世昌：《清儒学案小传》，台北明文书局，1985年，第807页。

④赵翼：《陔余丛考》卷二十八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589页。

⑤《清史稿·文苑一》，第13366页。